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凶徒

且說智化等三人入店，將要進上房，忽聽見後面有人問：「店家，可有上房？」伙計連連答應說：「有，東跨院有三間上房，西跨院也有三間上房。」那四個人說：「我們上東跨院罷，不住店，打打尖就走。」又有一個伙計說：「你們四位往這裡來。」徐良、智化，早就打量四個人俱是賊寇，生得兇惡之極。徐良進了上房，見那四個人奔了東跨院。徐良把施俊放在裡間屋中，放下簾子，店家打來洗臉水，隨後烹茶，然後就教預備飯食。就是智化一人喝酒，另教店家預備點湯水，兩碟饅首。施俊也吞食不下，喝了湯，吃了兩個饅首。徐良把剩的東西拿到外間屋中，俱已吃完，叫店傢伙檢去。徐良問：「伙計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姓王。」徐良問：「排行第幾？」伙計說：「店中伙計還有什麼准排行，你老喜歡叫王幾，就是王幾。」徐良說：「那麼叫你個王八。」伙計說：「客官別玩笑，你老人家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姓人。我問你一件事情，你可知道？」伙計說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徐良說：「此處有一個儒寧村施家，你可認得？」伙計說：「怎麼不認得呢？無奈可有一節，正在例頭上。什麼事情呢？」徐良說：「那位大人，作過蘭陵府知府，我在本地打死了人，幸虧他救了我性命，直到如今，也沒與他道勞，順便來到此處，只沒找著住處，聞說在儒寧村住。」伙計說：「你幸虧遇見我打聽，千萬可去不得。如今施大老爺故世，新近全家遭害，施相公還不定死活。皆因辦喪事，六口天燒船轎，大少奶奶被我們這裡太歲坊搶去，施相公到衙門中告狀，打了四口板，第二天就發遣。也沒有准地方，咱們聽見說在半路上准死。姨奶奶上京告狀去了，你可千萬別找去。」徐良說：「這位少奶奶被他們搶去幾天了？」伙計說：「在太歲坊三天了。」徐良說：「這三天工夫，大概也成了太歲奶奶了罷。」智化惡狠狠瞪徐良一眼，心中暗說：施俊在裡間屋內聽著哪。伙計說：「呸！客官，你別胡說亂道。人家少奶奶，是什麼樣的人物，你可別胡說亂道。咱們聽見說，她要尋拙志，有人看著，她把臉都抓破了，如今也不吃飯，也不喝水，一味的求死，就是不教她死。論說那位施大人在世可沒作過不好的事情，這後輩受的苦處可不小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可不去。」又叫伙計出去烹茶。徐良說：「智叔父，我弟婦沒死，這就不怕了。你老人家出去置買東西去罷。」智化答應一聲，拿了銀子，囑咐徐良：「可別教伙計到裡屋內去呀！」徐良說：「叔父只管放心，全有我哪。」

智化出了上房，直奔店門口而來，與店家打聽哪裡是太歲坊。伙計說：「太歲坊好找，由西往南，見著石頭牌坊，那就是太歲坊。」智化出離了店外，一奔西南，進了石頭牌坊。路西廣亮大門，將至門首，只見門外有數口騎馬，正碰上東方明送客。有一人身高八尺，黃緞紮中，絹帕纏頭，淡黃箭袖袍，紅青跨馬服，薄底靴子，寶藍絲帶，肋下佩刀，披著一件豆青色的英雄氈。面賽薑黃，微長鬚鬚。原來這就是黃面郎朱英，與他送寧夏國王爺的書信來了。再瞧東方明，天青色四楞繡花員外中，迎面嵌一塊碧玉，雙垂青緞帶飄於脊背之後。穿一件斜領闊袖大紅袍服，上繡三藍色大朵團花，薄底靴子，面如油粉，兩道寶劍眉，一雙三角眼，獅子鼻，闊口重腮，連鬚落腮鬚鬚，臉上怪肉橫生，實在兇惡。他身後站著一人，更透著出奇，身高一丈開外，一身皂青緞子衣服，面如鍋底，黑而透暗，熊眉豹眼，獅子鼻，火盆口，胸膛厚，背膀寬，肚大腰圓。猛一瞧，如半截黑塔相仿。眾人送出朱英來，吩咐教人把馬帶過來，抱拳含笑說：「候乘。」從人把馬鞭子遞過去，那人上馬，欠身抱拳說：「請。」東方明讓大家回去，從人俱都上馬，數口坐騎，直奔南陽府去，暫且不表。單說智化，遠遠看見那個黑大漢，暗暗吃驚，想這個人本領一定不小，也不知他們是哪裡挑選來的。自己圍著院牆，探了探道路，到了後面，見那裡有一棵大柳樹，燒了心子，如一個黑洞相似。暗想：教施俊在這裡藏著倒不錯，晚間，從這後牆進去，倒是很好的一條道路。復又看西北，是金錢堡西口，外頭有個小五道廟，智化到跟前一看，是新收拾的，紅隔扇，糊著黃紙，有個鎖頭鎖著。智化往前上了月台，切近身將黃紙戳了一個窟窿，往裡一看，是新塑的佛像，兩邊白石灰牆，思忖這個所在，比樹窟窿強得多。智化看了這個所在，重又返至街裡頭，買了一副鞋帽藍衫，急速回店，啟簾進了上房屋中。徐良把包袱接將過來，放在桌子之上，問道：「智叔父，可把所在看好？」智化說：「已經看妥。」徐良說：「多一半是樹窟窿內，或五道廟，是與不是？」智化說：「賢姪男，多一半你也去了。」徐良一笑：「姪男假裝走動，我就上太歲坊繞了一個彎兒，趕緊回來了。」智化說：「你看了他送客沒有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沒看見！你老人家可看著東方明瞭麼？」智化說：「我看著東方明，他是兇惡。他身後還有一人，好生猙獰怪惡，比你二哥高半個頭，又胖大，可不知這個人是誰？」徐良說：「姪男到那裡，看他門首無人。晚間教我施大兄弟在哪裡等候？」智化說：「你既然是看見啦，總是五道廟內好。」兩個人把主意定妥，到裡間屋中告訴施俊。又聽到東院那四個人走在院中，說：「我們飯錢開發清楚啦。」店中伙計說：「你們走麼，我們可慢待。」徐良復又扒著窗戶看了一看四個人，回來告訴智化說：「叔父你瞧，這四個人來頭不正，要據我看，他們準是東方明的餘黨。」智化說：「咱們不管他的事情。」隨即把晚飯吃畢，將殘傢伙撤去，掌上燈火，不到二更之時，把所用的東西，俱都帶上，智化拿著包袱，施俊仍用青紗遮面，還是叫徐良背著。智化把店中伙計叫來，說：「把我們這屋門鎖上，我帶著我的姪子，看看病去。還要到他表弟家瞧瞧哪。我們一到他表弟家，他可不定回來不回來，我們是准回來的，你可別上店門，多等一會。」伙計說：「客官只管去，不怕是五更，就是天亮回來，我們有打更的在門洞內伺候。」爺兒三位離了高升店，走到金錢堡西口之外，上了小五道廟月台，徐良把施俊放下，拉出大環刀來，對著鎖頭當的一聲，就把那鎖砍落。智化推開隔扇，三人進去，參拜了一回神佛。智化把包袱交給施俊，教他在拜墊上坐著。徐良出去，搬了一塊大石頭來，囑咐施俊：「等我爺們兩個走後，把這石頭，頂在隔扇之上，憑他是誰叫門，你可別開，聽出我們語聲來，你再開門。」爺倆出了五道廟，施俊把隔扇關上，用石頭一頂。靜等著聽妻子喜信。

智化、山西雁離了五道廟，一直奔正南到太歲坊後身。到了後牆，二人一縱身驅，躡將上去，就把牆上灰片揭下一塊，往下一打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叔姪下了牆頭，臥伏於地，往四下瞧看了一回，正是花園子景致：亭館樓台，樹木叢雜，太湖山石，抱月小橋，月牙河，四方亭，茶糜架，好大的一個花園子。二人飄身下去，智化說：「我在前面，你在後面，我若得著金氏的下落，我與你送信。你若得著金氏的下落，你與我送信。」說畢，叔姪二人分開，智化上前邊去不提。

且說徐良找到了一片竹塘，自己把夜行衣包解下來，打開放進地下。就把那白高帽子拉直，足有三尺高，他自己套在壯帽之上，後面有兩根帶子，在腦後繫好。又把孝袍子穿上，把刀別在外邊，又將麻辮子，虛攏住腰，再把舌頭掛上。此時可沒哭喪棒，就是空著手。徐良扮出這個吊死鬼來，帶著他那兩道白眉毛，正像弔客一般。自己一樂。又學著鬼叫的聲音，吱吱的亂叫，由西往東亂跳，又從東奔到西邊，越奔越樂，來回好幾次。跳了半天，自己想起來救人要緊。來到西邊，找他夜行衣服，不料包袱蹤跡不見。要問何人拿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